

歐洲新秩序下的德國角色變遷

吳東野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壹、前言

通常國際社會在評斷某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時，多依據政治、經濟、與軍事實力之對比做為標準。聯邦德國儘管於冷戰時期受制西方的「雙重圍堵」(double containment)策略，却能創造舉世聞名的「經濟奇蹟」。然而美中不足之處在於，德國始終無法藉經濟力量提昇其國際政治的影響力，成為名符其實的「經濟巨人、政治侏儒、軍事小蟲」。①毋庸置疑，後冷戰時期的統一德國已被尊稱為歐洲的第一強國，但它是否意味著就此將成為全球性政治強權？德國人還願意屈就「軍事小蟲」的封號？新德國朝野對善盡國際政治責任是否已達成共識？乃至戰後德國獨具的政治文化是否因國家統一而產生變化？這些問題都是本文所欲探討的焦點。

理論上，無論是根據美國喬治城大學戰略研究所克萊恩 (Ray S. Cline) 教授所提出的「認知國力」(perceived power) 要素，②或羅斯特教授 (Bruce Russett) 所界定之「有形要件」(tangible elements)，③甚至引用哈佛大學奈伊教授 (Joseph S. Nye) 列舉之七項衡量國家實力的資源，④那麼當前的一統德國都稱得上是歐洲的經濟超強。其實早自十九世紀中期起

註① Hans - Peter Schwarz, "Die Roll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der Staatengesellschaft," Karl Kaiser/Roger Morgen (eds), *Strukturwandlung der Aussenpolitik in Grossbritannien und der Bundesrepublik*, Munchen/Wien, 1970, p. 231ff.

註② 克萊恩教授的「認知國力」公式為：基本體積 (Critical Mass) 指人口及幅員 + 經濟能量 (Economic Capability) + 軍事力量 (Military Capability) 策略目標 (Strategic Purpose) + 貫徹策略意志 (to pursue National Strategy); Ray S. Cline, *World Power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75.

註③ 此地所指「有形要件」係指地緣、人口、天然資源、國民生產總值 (GNP)、及軍事力量等；Bruce Russett and Harvey Starr, *World Politics: The Menu for Choice*, W.H. Freeman and Company, San Francisco, 1981, pp. 139 ~ 145.

註④ 奈伊教授提出的七項衡量標準是：基本資源 (basic resources)、軍事力量 (military power)、經濟力量 (economic capacity)、科技能力 (technological energy)、國家凝聚力 (national cohesion)、普遍性文化 (universalistic culture)、與國際機構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見 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90, P. 174.

，德國就曾經被列為歐洲的中等強權 (the great-medium power)，一度甚至位列歐洲的超強地位，⑤ 祇不過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直到一九七〇年代之後才逐漸由「權力受到遺忘」(Machtvergessenheit) 的階段，⑥ 提昇至「潛藏性強權」(the hidden great power) 的角色定位，⑦ 但却始終無緣成為國際政治強權。一九九〇年十月一日，當暢銷全球的德國明鏡週刊(Der Spiegel)以質疑的語氣刊登一幅醒目的標題——「統一後：世界強權德國？」(Nach der Einheit: Weltmacht Deutschland?) 的文章，⑧ 國際間才又開始舊話重提，同時也正式揭開了後冷戰時期德國新強權時代的序幕。

英國的歐洲政論家艾施 (Timothy Ash) 曾經在德國統一當天的一篇專欄中，把新德國比喻為「一隻去除枷鎖的巨鷹」⑨。我們如果根據戰後德國外交政策的演變，進一步去詮釋艾施先生的話，那麼幾乎可以斷定德國這隻巨鷹在本世紀結束之前，雖可能祇會暫時棲息於木樁上，一面啄食一面整飾胸前的羽毛，似無暇去思考如何擴張其強權角色；⑩ 然而其偶發的叫聲與振翅，即已展現出潛在的力量，同時讓人感受到威脅。再從國際安全的角度剖析，歐洲國家所畏懼的應該是：到底德國這隻巨鷹是否會顯露攻擊人的獸性？或在經過調教之後，這隻巨鷹已經變得比以前溫馴，甚至轉而去幫助他人？關於這些疑點，迄今的西方學界尚未遽下斷語。不過，一九八九年五月下旬美國布希總統公開將德國喻為未來西方聯盟內的「領導夥伴」(partner in leadership)，⑪ 以及一九九二年元月美國藉聯合國安理會首度召開的高峰會議上，建議提昇德國 (及日本) 成為新的常任理事國，⑫ 無異為確定德國未來的強權地位，劃下一個新的註腳。

註⑤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Chap. IV.

註⑥ 參閱 Hans-Peter Schwarz, *Die gezahnten Deutschen: Von der Machtessenheit zur Machtvergessenheit*, (Stuttgart: DTV), 1985.

註⑦ Christian Hacke, *Weltmacht wider Willen: Die Auss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Klett-Cotta, Stuttgart, 1988, p. 467.

註⑧ *Der Spiegel*, No. 39/1990, p. 18; 事實上，早在 一九七〇年代末，即有學者將西德喻為「世界強權」：見 Ernst-Otto Czempiel, "Die Bundesrepublik eine heimliche Grossmacht?"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 26/1979, pp. 3-19; Christian Hacke, "Weltmacht wider Willen," *op. cit.*, Manfred Knapp, "Die Auss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Manfred Knapp/Gert Krell (eds), *Einführung in die internationale Politik*, München/Wien, 1990, pp. 137-174.

註⑨ Christoph Bertram, "Der Riese, der ein Zwerg sein möchte," *Die Zeit*, No. 18/1991, p. 12f.

註⑩ Theo Sommer, "Germany: United, But Not A World Power," *European Affairs*, February-March 1991, pp. 38-41.

註⑪ 此為布希總統一九八九年五月卅一日訪問德國美茵市時所言：Die Welt, June 1, 1989, p. 1; 又見 Michael Meyer, "Germany's Mission," *Newsweek*, November 13, 1989, p. 16; Ronald D. Asmus, "Fragen unter Freunden: Der Golfkonflikt hat zu einer schweren Vertrauenskrise zwischen Bonn und Washington geführt," *Die Zeit*, No. 8/1991, p. 4.

註⑫ Matthias Naß, "Wenn die Welt sich neu ordnet: Deutschlands Standort: Die Bundesrepublik muß endlich vollwertiges Mitglied der UNO werden," *Die Zeit*, No. 6/1992, p. 1.

貳、德國朝野的強權心態

基本上，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發展主流，正逐漸由高處 (high politics) 往低處 (low politics) 走；換言之，冷戰時期所凸顯的意識形態及軍事對抗態勢，已因華約集團的崩潰與蘇聯帝國之解體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地緣政治經濟 (Geo-political economy) 的發展愈來愈受重視。^⑬區域性集團間的經貿競爭和對峙、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問題、民族主義興起、難民潮、宗教狂熱 (fanaticism)、南北貧富差距擴大、乃至威脅西方安全的國際販毒猖獗或恐怖組織活動等問題，必然成爲下一個世紀國際政治發展的主流。^⑭新德國面對這種變遷的情勢，能否趕在本世紀結束前，成爲國際政治與軍事強權群中的一股新動力？有關此一問題之詮釋，我們可以從理論與現實兩種層面去探討：

(一)、就理論而言，一個國家的版圖、地理位置、疆界性質、人口、經濟結構、工業與科技發展水準、社會凝聚力 (social cohesion)、政治秩序、以及決定外交作爲的內部共識，都成爲邁向強權之條件，而統一後的德國似乎也完全符合強權國家的特質：其一，德國統一後的版圖 (357000 qkm) 雖僅有戰前的七十%，小於法國 (551000 qkm) 而稍大於義大利 (301000 qkm)，却祇有美國的四%，但其擁有的近八千萬人口堪稱是大西洋與烏拉山脈間人口最多的國家，較不足六千萬人口的義大利、法國、或英國，享有更多的人力資源；其二，德國東、西兩部份合併之後，每年的國民生產總值 (GNP) 合計已高達一五七五九億美元 (一九九一年)，雖然比不上美國的五六八五八億美元與日本的三三三七二億美元，但絕非當前英國的一〇一八〇億美元與法國的一一九七六億美元所能比擬。另根據歐市內部的經貿統計數據，一九九二年一至二月德國的出口總額 (七一八·三億美元)，已較歐市內部最大競爭對手——法國，高出約兩倍有餘 (法國同年一至三月的出口總額爲五八八·二億美元)，更何況德國還掌握了歐洲共同體近三分之一的貨幣存底。處於和經貿夥伴間不對等互動關係之下，波昂的經貿政策往往成爲某些國家經濟景氣的決定性變數。舉例而言，目前的德國馬克雖然不是歐市貨幣聯盟的法定幣制，但是長期以來

註⑬ Edward N. Luttwak,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Logic of Conflict, Grammar of Commerce,"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90, pp. 17-23.

註⑭ Hanns W. Maull, "Japan, Deutschland und die Zukunft de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Jochen Thies/Gunther van Well (eds), *Auf der Suche nach der Gestalt Europas*, (Festschrift für Wolfgang Wagner), Bonn, 1990, p. 171; Manfred Wöhlcke, "Globale Gefährdungen in den Entwicklungsländern," in *Aussenpolitik*, 42(1991) 3, p. 251ff.

，馬克早已成爲歐洲非正式的強勢領導貨幣。祇要德國聯邦銀行 (Bundesbank) 決定「走自己的路」率先調整利率，那麼其他歐市成員，甚至連非歐市國家也會在情非得已的情況下被迫跟進。¹⁵今(一九九二)年九月間歐市爆發的金融風暴，就印證了這一點。其三，就對外貿易的潛在實力而言，德國已凌駕美國之上。雙方相互在對方的投資總額，德國也是占盡優勢。¹⁶於今的美國僅在國際貨幣與財政政策方面享有若干主導權。聯邦德國從一九五〇年代起，即列名全球外匯存底雄厚國家之林，¹⁷隨著經濟成長、出口比重、與強勢貨幣的優勢，相對亦使波昂政府在國際金融組織，特別是每年例行召開的「七國經濟高峰會」上提昇發言份量。迄今，德國在全球的經貿發展上，雖還難稱能扮演火車頭的角色，但是對推動歐市的政經整合，乃至於維護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却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其四，統一後的德國已從冷戰時期的邊緣地位 (Randlage) 重新扮演傳統的歐洲中樞角色。當後冷戰時期國際政治發展的「高」與「低」互換趨勢明朗化之後，新德國即更能充分發揮其「非軍事強權」(civilian power) 的力量，不僅因此可使其擺脫任何軍事力量的牽制，同時能享有較冷戰時期更大的政治與外交活動空間，尤其是東歐正進入政經轉型期間，德國也會更爲強化對該地區的影響力。¹⁸

儘管當前的德國朝野仍不願過份高估自己的國際政治實力，¹⁹但是德國邁向國際政治強權，甚至歐洲的超強，已經呈現若干跡象。聯邦總理柯爾 (Helmut Kohl) 一九九〇年年終對倫敦金融時報 (The Financial Times) 一番毫無掩飾地談話稱：「德國地處歐洲中心，其政策不僅涉及歐洲其他地區，甚至對全球都具有決定性之影響」，²⁰似乎就默認了此一事實。

(二)、就德國朝野的現實心態而言，德國人在統一後的自信心固然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點，隱隱約約地也會擺出強國的架勢，但是對躋身世界強權似乎又有些畏首畏尾。一九九〇年波斯灣戰爭前後，德國人的心態表現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特別是這一年多以來，許多德國人已逐漸失去戰後那一股對歐洲統合的狂熱感。詮釋新德國輿論的這種心態，我們很難祇從德國政黨的政策或領導階層的思維中去找尋答案。真正可以解釋的理由，係戰後德國政治文化發展已進入另一階段的蛻變期。

註¹⁵ Tom Redburn, "German Message: <Do It Oyr Way>", *IHT*, December 21-22, 1991, p. 1 & p. 13; Michael Kreile,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eine <economic dominate>",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26/1978, PP. 3-17; William Drozdiak, "No More Mr. Nicy Guy: Germany Dampens Neighbors' Hopes," *IHT*, January 13, 1992, p. 1, 4.

註¹⁶ 見吳東野撰，「德國與歐市的經貿紛爭」，美國月刊，民國七十九年一月，第四卷，第一期，第十一頁至廿二頁。

註¹⁷ 以一九九二年四月的統計，德國的外匯存底約爲 632.48 億美元，僅次於中華民國的 827.86 億美元、日本的 685.50 億美元、美國的 636.60 億美元。

註¹⁸ Stanley Hoffmann, "Reflections on the <German Question>", *Survival*, No. 4/July-August 1990, p. 293; Reinhard Stuth, "Germany's New Role in a Changing Europe," *Aussenpolitik*, No. 1/1992, pp. 27-32.

註¹⁹ Helmut Schmidt, "Deutschlands Rolle im neuen Europa," *Europa-Archiv*, Folge 21/1991, pp. 611-624; George Melloan, "What kind of <Power> Will Germany Be?",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1, 1992, p. 6.

註²⁰ Christoph Bertram, "Der Riase, der ein Zwerg sein möchte," *op. cit.*, p. 12.

換言之，如果我們想探討「統一後的德國人為何會產生『寧為強權、不願負責』的矛盾心結？」與「為什麼德國人的心態又會左右到波昂政府的外交動向？」兩項問題，必須先瞭解德國統一後的民意走向：(1)重現民族自信心：當一九四五年納粹「第三帝國」崩潰之後，德國人曾普遍地陷入國家認同的危機。^②許多人寧願稱自己是歐洲人，也不以身為德國人而感到驕傲。^③近十多年來，民主富裕的生活固然改善了這種現象，但却比不上國家統一所大幅提高德國人的民族自信與自尊心；(2)高姿態作風：德國人歷經一九八〇年代的反美與反核運動，而逐漸降低了對西方盟國的信賴感。一方面，它與德國人傳統的民族優越感有關，^④而另一方面，許多人對西歐盟邦的反感係基於德國曾對歐市投入大量的資金，以協助盟國渡過經濟難關，却在南斯拉夫內戰威脅到德國的安全利益時，看不到盟國的回饋，尤其不諒解西方盟國對波昂政府率先外交承認斯洛瓦尼亞(Slovenia)及克羅埃西亞(Croatia)兩共和國時的回應；^⑤(3)主導東歐的心態：地緣戰略優勢曾經使德國人非常關心中(東)歐情勢的發展。這種利益取向的原則，在冷戰期間還不致於十分凸顯，但是當蘇聯帝國瀕臨瓦解，而歐市政經統合脚步加速之際，德國人主導東歐的心態即很難再隱藏下去。柯爾政府對前蘇聯和東歐施予大量經援，無視西方盟國的反應，其基本心態皆出於此；(4)民族主義情結：戰後歐洲共同體的形成，原本係鑒於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期望藉統合運動就此埋葬德國的民族主義思潮。然而，統一後的德國人似乎已逐漸忘掉戰前的那一段歷史，強權姿態與利己主義(egoism)呼聲正同時高漲。^⑥德國人狹隘的民族主義心態，一方面表現在對歐市的財大氣粗，一方面內部正醞釀仇外的氣息。前者意味德國人已忘却自身的經濟成就係得利於歐市四十多年來的孕育，現在德國既不同意對盟邦再作更大的付出，^⑦又畏懼歐市單一貨幣會削弱德國的經濟力量；後者則呈現對東歐與第三世界難民的反感。今年八月間德東地區羅史托克城(Rostock)所爆發新納

註② Helmuth Plessner, *Die verspätete Nation: Über die politische Verführbarkeit bürgerlichen Geistes*, Frankfurt am Main, 1974, p. 37f; François Bondy, "Selbstbestimmung, Selbstbestimmung: Kultur und Integration," Werner Weidenfeld (Ed.), *Die Identität Europas*, (Bonn: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1985, p. 71.

註③ 一九八〇年代初西德「民意測驗研究所」(Institut für Demoskopie) 針對國家認同問題所進行的歷年總結調查報告顯示：一九五一年時以身為德國人而感到驕傲的比例僅佔二%，比起一九八〇年的八十%差距十分明顯；見 Erwin Scheuch, "Nationalität deutsch: Für die Bundesdeutschen ein Nicht-Problem," *Politik und Kultur*, Heft 6/1983, pp. 3~19.

註④ Armin Pfahler-Traugner, "Rechtsextremismus in den neuen Bundesländer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3~4/1992, pp. 11~21; Jochen Thies, "Of German Nationalism," *IHT*, February, 8/9, 1992, p. 6.

註⑤ Joseph Fichett, "Eastern Europe: Bonn's Growing Obsession," *IHT*, January 13, 1992, p. 1, 6.

註⑥ Roger de Weck, "Ein Wechsel auf Europas Zukunft: Werden die Deutschen jetzt einlösen, was ihre Politiker versprochen haben?" *Die Zeit*, No. 51/1991, p. 1.

註⑦ William Drozdiak, "No More Mr. Nice Guy," *op. cit.*, p. 1.

粹分子 (Neo-Nazi) 攻擊難民營的事件中，許多德國民眾對新納粹團體所呈現的同情心態，已完全反映出來。

從戰後德國的整體外交政策，特別是德國統一前後的外交作為來看，德國似乎是一個善變的民族。一般德國人的心理是，既希望看到德國成爲世界強權，又畏懼過度負起國際責任。德國聯邦政府和輿論對邁向強權的認知差距，主要呈現於德國統一之後。換言之，德國統一後的波昂政府對外擺出政治侏儒的姿態，不斷強調建立一個歐洲化德國，而非德國化歐洲的決心，表面上雖是爲避免導致鄰邦的猜忌，實際上則係受到輿論反對邁向強權的壓力。德國政府的這種作為，同時亦反映在獨特的政治體制運作下，民意主導外交決策的特徵。²⁷我們如果觀察波斯灣戰爭爆發前夕，德國朝野充滿「寧爲政治侏儒」的言論，²⁸當可明瞭德國政治文化新衍生的另一項特徵：即「中立主義」的氣氛並未因完成統一而消聲匿跡。一九九一年年初，南德日報 (*Süddeutsche Zeitung*) 曾經作過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有六九%的民眾傾向維持中立的外交型態，而其中的四十%希望採取瑞士的外交模式，另外的廿九%則偏愛瑞典的外交行爲。²⁹此一數據雖未必能肯定德國人「寧作強權、不願負責」的心態，却可以反映波昂政府的外交決策，確實受到民意導向的壓力。探究其中的原因，除了兩德四十多年分裂所留待重新整合的問題，使德國人無暇亦無意兼顧其他地區的發展之外，德國人背負著兩次世界大戰禍首之名，以及納粹在波蘭奧施維茲 (Auschwitz) 集中營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的陰影，迄今仍使大部份的德國人「談武變色」。波斯灣危機爆發後，德國朝野幾乎是異口同聲以憲法相關規定的障礙爲由，拒絕聯邦國防軍協同盟國作戰的任何方案，即可清楚地看出德國人在懼戰陰影下不斷找尋藉口的心態。

回顧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以來，德國人普遍係以「駝鳥精神」來面對國際衝突事件。其獨到的認知，固然沒有否定軍事強權在國際特定衝突情勢下的影響功能，但波斯灣戰爭對中東地區所造成的生態災難，無形中却又加強了德國人「以和爲貴」的信念，確認戰爭手段絕不可能長期維繫某一地區的和平及安定。戰爭頂多祇是政客履行強權意志的一項工具而已。今日的德國人多不願再見到國際間有任何軍事衝突，以避免勾起戰爭的痛苦回憶。絕大部份人民對德國戰後重整軍備的唯一合理詮釋，亦係基於防備來自蘇聯的軍事威脅，同時德國人因地處東、西兩大集團的最前線，根本毫無自主的權力。當兩德統一揭

²⁷ David P. Calleo, *Legende und Wirklichkeit der deutschen Gefahr: Neue Aspekte zur Rolle Deutschlands in der Weltgeschichte von Bismarck bis heute*, Bonn, 1980, p. 23f.

²⁸ Christoph Bertram, "Der Riese", op. cit., Hans Schueler, "Kein Kampf um Kuwait", *Die Zeit*, No. 3/1991, p. 4; Theo Sommer, "Jetzt ein Krieg? Auf keinen Fall", *Die Zeit*, No. 3/1991, p. 1.

²⁹ *Ibid.*

築了後冷戰時期的到來，德國人原以為戰爭的威脅會消失於無形，國際間也將邁向新一個世紀的和平，却萬無料到波斯灣又爆發新的衝突，心理上著實很難適應。美、英等國要求德國參戰的壓力，更使德國人產生認同國際的危機。

一九六〇年代能影響白宮決策的美國總統顧問懷爾(Frederic Wyle)，曾經在德國統一後撰文指出：過去的歷史經驗顯示，德國所制定的重要外交決策，經常是在無須親身參與國際強權間的互動，即可達成預期目標；^{②⑧}換言之，德國人已認清一項事實，即波昂政府就算是放緩善盡國際責任之脚步，亦無損其國家利益，更何況東歐的自由化及民主化風潮，已迫使德國全力投入歐洲的統一運動，疏忽國際責任乃理所當然。其次，德國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外交運作的基本信念，是「以談判化解國際危機」，而幾任聯邦總理又都沒有正視過外交強勢作為與善盡國際責任間的因果互動關係。從一九八九年二月波昂政府獨排盟國之倡議，拒絕境內實施短程核武現代化開始，歷經一九九〇年二月外長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堅決否定義大利加入「二加四談判會議」之請求，^{②⑨}同年七月柯爾總理未事先與盟國磋商即直接與戈巴契夫達成有關兩德統一問題的共識，^{②⑩}乃至一九九一年終波昂政府無視盟國反應而率先承認南斯拉夫兩共和國之獨立，德國算是踏出突破「政治侏儒」困局的第一步，但是波斯灣戰後波昂以大筆經費彌補形象的作法，又使德國人深切體會「金錢外交」與善盡國際責任的互通功能。

德國的處境與日本相類似，承平時時期對國際政治或軍事決策不具實質影響力，即使涉及經貿問題的協商過程中，亦多居於被動地位，戰時亦就難免被美國視為「簽帳機器」(checkwriting machine)。波斯灣危機就明顯的印證出，布希總統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八日決定增派部隊赴沙烏地阿拉伯時，即未曾與盟國協商而單方面制定對抗伊拉克之策略，在這方面，德國人與日本人似乎祇能扮演付款員的角色。德國人除了對戰爭的感受較他國強烈，以及不滿美國單方面主導決策外，德國的內政問題同樣也困擾執政者的國際觀：歐洲的反戰運動一向以德國為樞紐，近年來德國的中小學生普遍受左傾教師的影響，同情、進而參與和平運動。新聞界不斷傳播戰爭的殘酷景象，尤其加深人民的和平主義意識。境內每年近八萬名青年以道德理由拒服兵役、在野的社民黨堅決反對政府以大筆金額支援聯軍作戰，寧可將之回饋大量的失業人口，同時製造輿論反對德國三軍以任何形式介入戰爭。處於此一內外交雜的困境中，德國柯爾政府的決策難免會取向疏離美國。白宮與波昂的不愉快經驗，顯示未來的德國如果依然堅持「自掃門前雪」的作風，勢必將受到美、英等國的孤立而付出龐大的政治代價。如此維繫波昂與西方盟國關係的管道會趨於閉塞，德國積極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的梦想，亦會因此而一波三折。

②⑧ Frederick S. Wyle, "Europhantasien und die Feinabstimmung der europäischen Sicherheit," *Europa-Archiv*, No. 13/1991, pp. 389-394.

②⑨ Die Welt, February 23, 1990, p. 1.

②⑩ Helmut Schmidt, "Deutschlands Rolle," *op. cit.*, p. 622.

叁、邁向國際政治強權的爭議

由戰後歷史發展的軌跡來看，一個不具備核武軍事型態的國家，似乎很不容易成爲政治大國。儘管西方學界中不乏認定德國必將取向核武強權的論點，^③但從國際現實環境的演變，或由德國戰後政治文化發展的特色觀察，皆難以確定德國將成爲一個新興軍事強權，除非新德國與俄羅斯重回一九二〇年代的親密時期，才可能使歐洲再興霸權危機。美國呼籲德國共同負起領導國際之責，顯然也是偏向經濟與政治層面的意義，更何況短期內的德國國防力量，仍脫離不了北約的領導架構。在推動歐洲政治統一的範疇內，德國若無法說服法、英兩國的支持，任何有關外交倡議或改變對外政策目標的成功率，都會大打折扣。換言之，後冷戰時代的國際安全，祇要仍然建立在「最終使用核武」的嚇阻戰略基礎上，德國與北約的相互依存關係即難以改變；同樣地，西方盟國欲加重德國的國際責任，亦必須協助德國提昇國際政治地位。德國身爲國際強權的最重要條件之一，理所當然是邁向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行列。德國朝野對未來邁向國際政治強權之前，普遍具有「盡責任前應先享權利」的認知上。外長根舍對西方盟國常提到的「樂於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應非指係在美國壓力下（如類似強迫捐款）的被動處境。

本世紀結束前的東、西歐，基本上仍處於相互融合的摸索階段，由開展經貿合作層面逐步建構一個新的歐洲安全體系。德國在統一後，必然以擴大對東歐及前蘇聯的經貿影響，取代過去的軍事對抗態勢。歐市的整合運動雖不致於改變德國對美的既定外交路線，但是當美國在歐的軍事政治主導力量逐漸消退之際，德國極有可能在下一世紀取代美國在歐的原有地位。基本上，美國自一九八〇年代與歐市發生經貿利益衝突以來，即很難在歐洲重振一九六〇年代的雄風。在經貿層面上，美國僅係歐市作成決議後的諮商對象，就對外軍事能力上，波斯灣戰後的外貿與預算赤字壓力，短期內不再可能單獨去面對新的國際區域衝突。環視西歐盟邦之中，德國係唯一具有實力而又最可能支持美國立場的國家。布希總統固然把德國假想爲日後共同維護國際秩序的夥伴，但却不再可能承襲過去的作法，以國防安全政策換取德國對美經貿政策上的讓步。

德國未來是否會依循美國之願，充分履行應盡的國際責任，除了要考量歐市整體的對外政策外，亦須視德國人是否會修正其對國際政治之觀點。基本上，維護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新秩序，已非全然依賴強大的軍事力量。國際間如果爆發類似波斯的區域性軍事衝突，德國的支持幅度（含軍事層面），往往能決定聯合國功能提昇至何種程度。以往的德國因受限於憲法精

^③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Summer 1990), pp. 5-56.

神的約束，導致從無派兵至海外作戰的實例。根據德國憲法第廿四條第二款「聯邦政府為維護和平，得加入雙邊集體安全體系」之規定，修憲似乎成爲其日後邁向強權的必經過程；但是德國許多憲法學及國際法學學者却又不認爲德國日後在海外的軍事行動，有必要透過修憲來解決。⁴⁴因爲他們相信修憲的主張多半係政治人物面對西方盟國壓力下的一種回應；換言之，是假藉憲法之名，行拒絕盡國際義務之實。當然，德國境內確實也有若干團體，擔憂德國會重蹈納粹政權的覆轍，因此也想利用修憲的機會，對未來德國可能派兵至海外支援盟國之舉動，界定出嚴格的條件。外長根舍在這方面即一直扮演著相當吃重的角色，不過真正的關鍵還在於社民黨（SPD）的態度。儘管基民黨（CDU）與自民黨（FDP）主張德國考慮派兵參與維護國際和平任務，必須是在聯合國的軍事指揮架構之下才有實現之可能，但是祇要社民黨予以否絕，基民黨聯合政府的修憲方案想要獲得國會三分之二多數議員的支持，無異緣木求魚。以當前的情勢觀察，社民黨草擬出的最佳妥協方案，也不過是同意聯邦國防軍（Bundeswehr）參與聯合國和平部隊的任務派駐海外。嚴格說來，德國國會目前的修憲爭議，非但未使問題明朗化，反而使外界對德國如何因應未來日益加重的國際責任，感到迷惑而不解。因此，衡量德國日後的國際政治強權角色，相當程度上要看其與北約盟國的關係如何維繫，尤其是德國如何去界定美國在北約的主導角色。就德國長期處於美、法分歧間作抉擇來看，後冷戰時期的波昂政府必然會與法國共同維繫領導歐市的地位。雙方的戰略立場與安全利益愈接近，美國就祇能被動地參與歐洲事務，法、德聯合倡議組織一支不隸屬北約的「歐洲部隊」，不外乎是想逼退美國在北約的影響力；雙方一旦發生嚴重分歧，而波昂政府又不願從屬於法國的情況下，美國又可能成爲一股中介的力量，這也是柯爾總理先急於和法國單方面進行組織聯合部隊，却又於一九九一年五月下旬訪美時向布希總統宣誓忠誠的主因。由此觀察，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憂慮確實有其道理：「德國長久被迫在美國及法國的立場間作抉擇，一旦爆發不耐之心就會滋生民族主義」。⁴⁵

後冷戰初期德國的對外政策心結，主要源於德國對國際的影響力與德國人的自我實力評估，產生難以調適的現象。歐洲史學家耶克（Eberhard Jackel）曾於一九九一年年初對德國人提出忠告，稱「克服對自身實力的恐懼感之前，必須先重新界定對外政策的路線」。⁴⁶這句話反映出德國人在完成國家統一大業之後，所面臨來自國際輿論的壓力。由戰後德國的政治發展觀察，其政黨政治體系的實際運作經常影響到外交路線之轉變；換句話說，幾乎每逢廿年，德國內部總會作一次對外政策的方向性調整，朝野間往往亦會因此展開歷史性的循環辯論。一九五〇年代初艾德諾（Konrad Adenauer）總理制定「

⁴⁴ Gerd Bucertius zu Fragen der Zeit: Unsere Annassung, Die Zeit, No. 6/1990, p. 4.

⁴⁵ 見季辛吉專欄「北大西洋面臨歷史性轉捩點」。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第九版。

⁴⁶ Christoph Bertram, "Der Riese," op. cit.

西鄰政策」(Westpolitik)、一九七〇年代初布蘭德(Willy Brandt)總理轉向「東鄰政策」，及至一九九〇年的波昂政府又面臨另一循環的外交定位辯論。從波斯灣戰事爆發迄今，德國朝野就為「德國人上前線」(German to the front)之議題爭論不休。新德國如何重新界定未來的強權外交型態，尤其受到西方盟國的關注。歐洲現實的政治環境顯示，如果德國人一味否認自身的強大實力，反而更容易引起鄰國的不安，延誤歐洲各國重新建立互信的時機。艾德諾執政時的德國，曾經自我警惕絕不能再走錯兩步棋：其一，是失去西方強權的信任感，因為如此易於淪為東、西方集團談判下的犧牲品；其二，是要與所有歐洲國家維繫合作互惠的穩固關係，如此將可以防範德國的中立化與軍事強權傾向。換言之，統一後的德國在重獲國家主權後，想要維持未來繁榮與和平的景象，除了與東、西歐國家合作無間外，並無其他更好的辦法。於今，西方輿論將問題的焦點置於「德國究竟是否願意？何時？又如何派兵協助盟邦消弭北約以外的軍事衝突區域？」，其目的就是盟國以要求德國人進行修憲，來測試波昂政府善盡國際責任之誠意。

肆、德國強勢角色的開端

當兩德完成統一剛屆滿一年，舉世間還在注視波昂政府的未來動向時，德國已經顯露出強勢的外交作為。事實上，以後冷戰時期的發展而言，沒有人能夠阻擋新德國這一個全球性的經濟超強，以歐洲新領袖的姿態活躍於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舞台，祇不過德國對外政策的捉摸不定，常使許多歐市成員國感到困惑。柯爾政府無視西方盟國的勸阻與盟邦的全盤性政治考量，率先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宣佈承認南斯拉夫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兩加盟共和國的獨立，^②即成為眾所攻訐的例子。嚴格說來，德國的強勢外交姿態早從一九九〇年秋開始，即已逐漸顯露痕跡。波昂先是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用兵，繼而以憲法規定為由婉拒出兵；外長根舍事後對媒體的談話中，又數度暗示德國有意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緊接著在一九九一年七月召開的第十七屆「七國經濟高峰會議」(G-7)，柯爾總理更不顧美國的反對與日本的冷漠態度，堅持邀請戈巴契夫出席；繼而於同年十二月荷蘭馬斯特里赫(Maastricht)召開的歐市高峰會上，柯爾總理更成功地促成充滿「德國色彩」的政治與經濟貨幣聯盟條約。這一連串的事件，除了奠定德國未來的全球超級強權基礎外，似也應驗了美國布

註② Stephen Kinzer, "Bonn Grants Recognition To Croatia and Slovenia: Kohl Acts First Day Ahowed by EC," *IHT*, December 24-25, 1991, p. 1 & p. 4; Hanns W. Maull, "Assertiveness" Germany: Cause for Concern?, *IHT*, January 17, 1992, p. 4; George Melloan, "What Kind of Power" Will Germany B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1, 1992, p. 6; Leslie H. Gelb, "Germany Steps Out Smartly," *IHT*, December 23, 1991, p. 4; David Binder, "U.S. Is Worried by Bonn's New Assertiveness," *IHT*, January 7, 1992, pp. 1, 2.

希總統的預言：德國勢必成爲「領導全球的夥伴」(a global partner in leadership)。

歐洲史學家以往認爲德國問題困擾歐洲國家的主要成因，在於德國人的民族性，³⁸如今西方盟國反感德國人「自以爲是」(assertiveness)的風格，倒非全然不滿德國人率先承認兩個南斯拉夫共和國的獨立，而是新德國這種「強硬戰術」(strongarm tactics)常使盟邦被迫跟進。³⁹一九九一年秋南斯拉夫內戰爆發之時，德國就曾有有意承認這兩個加盟共和國，祇不過當時的歐市國家擔心會火上加油，徒然擴大歐洲的種族極端主義而作罷。依照法、英等國原先的構思，南斯拉夫六個加盟共和國領袖可以在歐市十二個會員國的共同監護下進行談判，商討聯合國特使范錫(Cyrus R. Vance)所提以和平部隊進駐南國全面促成各方停火的建議，但却未獲波昂政府接納，反倒使歐市其餘十一國在德國的壓力下紛紛跟進。

政治觀察家常把波昂政府的盲動外交，歸咎於戰前德國與南斯拉夫的一段歷史情節，認爲塞爾維亞人(Serbs)曾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與德國爲敵，而克羅埃西亞人又曾受過納粹政權的扶植，這才導致柯爾總理先前宣佈支持戈巴契夫的中央政策，反對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分離運動，後又改口強調南斯拉夫各民族的自決權，甚至一面積極推動歐市整體的對外政策，却又單獨承認南斯拉夫分裂的事實。⁴⁰然而，如果進一步剖析德國人的心態，即不能全憑波昂官方強調歐洲各民族自決的聲明中去探究德國的「獨斷獨行」，當然更難於明白英、法等國寧願跟進的真正原因。毋庸置疑，歐洲盟邦對南國戰事的束手無策，⁴¹是促成歐市其餘十一國隨後(一九九二年元月十五日)跟進的重要因素，但實際上促成德國強勢外交開端的關鍵，應從戰後德國典型的政治文化特色、地緣政治利益、輿論影響、以及外長根舍老謀深算的外交策略等四方面著手：

(1)戰後德國政治文化演變的特色之一，係人人厭惡與畏懼戰爭。南斯拉夫內戰爆發後，德國人每天從媒體中獲悉的傷亡報導，尤令其無法忍受。⁴²濃厚的反戰氣氛外，德國朝野特別擔憂巴爾幹地區近百萬名的新難民潮會湧向西歐。⁴³德國人

註38 Wolf D. Gruner, *Die deutsche Frage: Ein Problem de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seit 1800*, (München: C. H. Beck), 1985, p. 22.

註39 David Binder, "U.S. Is Worried By Bonn's New Assertiveness," *op. cit.*, p. 1.

註40 Leslie H. Gelb, "Germany Steps Out Smartly," *op. cit.*; David Binder, "U.S. Is Worried by Bonn's New Assertiveness," *op. cit.*

註41 歐市曾十三次調停南斯拉夫內戰失敗。"Europe: How Fast? How Far?" *Time*, December 9, 1991, pp. 10-15.

註42 從克羅埃西亞及斯洛瓦尼亞於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宣布獨立以來，已有萬餘人死於內戰。"UN Force Begins Its Deployment in Yugoslavia," *IHT*, January 15, 1992, p. 1 & p. 4; Dieter Buhl, "Das Morden geht weiter," *Die Zeit*, No. 1/1992, p. 6; Robert Leicht, "Mord und Totschlag: Europa und der Jugoslawische Krieg - ohne Friedenswille keine Hilfe zum Frieden," *Die Zeit*, No. 49/1991, p. 1.

註43 Craig R. Whitney, "Europe's Fortress: Immigrants Beware," *IHT*, December 30, 1991, p. 1 & p. 4; Leslie H. Gelb, "Germany Steps Out Smartly," *op. cit.*, p. 1; Ulrich Stock, "Neunmüster, Greifswald, Nordstedt: Die Irrfahrt einer Gruppe von Asylbewerbern durchs neue Deutschland," *Die Zeit*, No. 47/1991, p. 2; Sadako Ogata, "Den Elenden eine Hoffnung geben: Die weltweite Flüchtlingsnot wird zur Herausforderung für die reichen Nationen," *Die Zeit*, No. 1/December 27, 1991, p. 1.

對東歐難民潮的憂慮，又何嘗不是歐市國家共同的問題。

(2)地緣戰略曾維繫著德國與東(中)歐地區的密切關係，二次大戰後的波昂政府迫於情勢而採行的親美政策，在德國完成統一之後，很自然地會將重心移回至東(中)歐地區。根據「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的統計，僅在一九九一年的前半期，西方國家於東歐的貿易與投資總額中，德國就佔有二成至三成，而德國的投資成長更近乎五〇%。^④由此一角度來看，東歐動盪對德國造成的直接衝擊，絕對大於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甚至連德國政府官員亦不得不承認，「自以為是」的外交作為主要是為維護其在東歐國家的經貿利益。^⑤

(3)輿論的態度係影響德國外交政策的傳統關鍵。從一九八〇年代美、德間的核武裁減問題爭議，至統一後愈來愈強的強勢外交作風，皆與民意的壓力息息相連。事實上，德國基民黨秘書長瑞爾(Volker Rühe)在一九九一年七月提出「德國外交政策的道德基礎」論點後，輿論即不斷要求聯邦政府承認南國分裂的事實。基本上，愈趨於保守的政黨，即愈支持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國的獨立，尤其德國境內的克羅埃西亞人數達八十餘萬名，這些人充分運用遊說團體的力量，不斷影響媒體的立場，^⑥最終仍如往昔一般迫使柯爾總理屈服於國會的壓力之下。

(4)自一九七四年五月即擔任外長，成為當前全球各國外長之中在位時間最久的根舍，一向能掌握「德國聯邦總理不得專擅外交決策權」的不成文傳統，以及柯爾本人不完整的外交事務歷練，並充分體會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與布希總統成熟的外交手腕。他在德國統一之前，不斷穿梭於四強之間，終而促成「二加四」談判會議，繼而在德國統一後往返於華府及巴黎間，刻意塑造美、歐間的和諧與利益均衡。為舒緩國際間反對德國率先承認南斯拉夫兩加盟共和國的獨立，根舍再度展現其電話及電傳攻勢。^⑦其中受到其遊說的各國外長中，除了英、法、義、奧、丹、比等國外，聯合國安理會十個非常任理事國，亦成為波昂爭取的對象。這一連串的外交攻勢，的確使德國達到預期的成果，適時阻止聯合國大會提出具有反德國色彩的「南斯拉夫決議案」。^⑧

德國當前的外交政策理念中，增添了一項新的環節，即把「善盡國際責任」與「提昇強權地位」等而視之。冷戰時期的西德基於考量北約盟國的反應，還不致於考慮以其強大的經濟與傳統軍事力量轉而要求提昇政治地位，但是德國統一後，東

^④ Richard E. Smith, "Germany's Eastward Reach: Building an Economic Presence in the old Soviet Bloc," *IHT*, January 14, 1992, pp. 1, 11.

^⑤ Joseph Fichett, "Eastern Europe: Bonn's Growing Obsession," *IHT*, January 13, 1992, pp. 1, 6.

^⑥ *Ibid.*, p. 6.

^⑦ "Ein grosser Erfolg für uns," *Der Spiegel*, No. 52/1991, p. 19.

^⑧ *Ibid.*, p. 20.

歐與前蘇聯皆仰賴德國的經援，而西歐國家也清楚德國在經貿、財政、和軍事上的強大潛力。在這種情況之下，歐市邁向政經聯盟的轉型期間，必然修正以往牽制德國的意圖，轉而認同德國來主導歐洲的經濟統一。⁴⁹波斯灣戰爭後，德國朝野雖然認知到修正「金錢外交」策略的迫切，期望憑藉著自身強大的經貿實力，迅速成爲國際政治強權，但是德國人重拾民族自信心之時，一旦反映至現實的外交政策時，難免又陷入強調「獨立自主」(independence)與「自以爲是」的歷史泥沼之中。

伍、勢必扮演共同領導國際的角色

二次大戰後，美國總統與前蘇聯共黨總書記兩人共同承擔維護全球和平安定的重任，幾乎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如今蘇聯解體打破了軍事超強兩極化對立的格局，西歐國家承受前蘇聯的軍事威脅亦大幅降低，美國布希總統(George Bush)與俄羅斯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的會晤，意義上亦難比一九六〇年代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nedy)與前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的高峰會議。儘管如此，歐洲的戰略安全威脅並未因此完全解除；換言之，蘇聯崩潰並不代表來自東歐所有潛在的威脅都已解除，即使蘇聯已分解爲十五個獨立共和國，但俄羅斯的領土及人口却超出任何歐洲國家甚多，其保存的數千枚核武彈頭，也超過歐洲核武實力的總和。⁵⁰此外，冷戰結束後第三世界的核武擴散趨勢，特別是伊朗、利比亞、或伊拉克等國不斷的擴張軍備，對歐洲的安全已造成直接威脅。面對後冷戰時期「歐洲人的歐洲」發展導向，北約國防安全事務的重任必然會逐步由西歐國家自己去承擔。就當前西歐三大「支柱」(pillar)間的實力對比而言，法國整合歐洲的意願雖高，但經濟實力尚未強至能主控全局；英國傳統上即偏向「大西洋主義」，既無整合歐洲的興致，更無強大的經濟實力作後盾。實際上能吸引全歐洲的支持，並塑造一個具有合作意願的歐洲領袖，唯獨德國最具潛力；換言之，一個強盛的德國正是今日凝聚歐洲鬆散邦聯架構所亟須的一股動力，而未來主導歐洲的政經統一，亦有賴德國的信心與毅力。布希總統多次呼籲新德國加入「共同領導夥伴」群，就是期望德國能運用經貿及財政方面的影響力，一方面說服法國放棄反美的歐洲自主政策，並促成歐市同意減少對農產品的津貼；另一方面，亦希望德國在貨幣政策方面，能改善以往不顧他國反應而逕自提昇利率的作法；至於國防安全方面，美國當然期望德國能多承擔維護歐洲以外地區安定的重任。⁵¹從這個角度來

註49 見季辛吉專欄：「北大西洋面臨歷史性轉換點」，前揭文。

註50 同註49。

註51 David Binder, "U.S. Is Worried by Bonn's New Assertiveness," *op. cit.*

看，美國似乎已預期到歐洲未來的遠景，一旦新德國在東歐的投資獲得回收，力量亦達到空前的強大，即能輕而易舉地主宰歐洲，屆時美、英、法三國聯合起來也未必能鎖住德國。換言之，今後的歐洲不會再像英國人所期望地，將俄羅斯排拒在外、把美國人留下來、把德國壓在下面。德國在南斯拉夫內戰期間所展現的強勢外交作為，非但顯示了歐洲政經統合必將隨其脚步移動，同時一九九二年元月歐市十二國正式簽署的「政治與經濟暨貨幣聯盟條約」（即「馬斯特里赫條約」），亦印證德國「邁向領導」（move to lead）的新紀元。

十八世紀的普魯士腓特烈大帝二世（Frederick II, der Grosse / Frederick the Great, 1712–1786）曾有一句名言：「沒有軍備作後盾的外交，正像沒有樂器奏出的音樂一般」。⁵²這句話相當程度上能符合冷戰時期的德國處境，但是進入後冷戰的情勢，經實利益取代了原先的強權軍事對抗，同時西歐自主的防衛體系也正在建構之中，基本上還形成不了德國重新邁向軍事強權的客觀環境，更重要的是德國人本身的主觀意願不高。⁵³因此嚴格說來，新德國的強勢外交與軍事力量已無絕對地關連性。此外，美、英、法等國雖已習慣於德國被動的外交作為，面對德國統一後的強勢外交也的確很難適應，但依據戰後歐洲強權間的互動規範來看，通常德國的力量愈強大，歐洲強權就愈關心彼此間的利益均衡。美國專欄作家賀格蘭（Jim Hoagland）曾經在剖析德國統一的外在困境時，將法國人的詭詐、俄國人的威嚇、英國及美國人的正統主義思想作過對比，明白地呈現出對新德國改變歐洲權力平衡的焦慮。⁵⁴其實，西歐盟國並不一定在意會出現一個「歐洲化的德國」（Europeanized Germany），却畏懼形成一個「德國化的歐洲」（German Europe）。歐美人士的這種憂慮，必然促使新德國成為「勢必共同領導」（bound to colead）圈的一員。根據歷史的經驗，德國人也很清楚自己曾經兩次點燃過世界大戰的火苗，飽嘗對外「自以為是」的苦果，理論上還不致於重蹈歷史覆轍，柯爾總理在德國統一前夕的談話中，一再強調「聯合歐洲是我們的未來」，⁵⁵似乎亦能領略到這一點。

⁵² Robert H. Ferrell, "The Political Aims of the Western Allies," *Die deutsche Frage und die internationale Sicherheit*, Bernard & Graefe, Koblenz, 1988, p. 34.

⁵³ Dieter S. Lutz, "Deutsche Einheit – Europäische Sicherheit, oder: Brauchen wir noch deutsche Streitkräfte?," Dieter S. Lutz (Ed), *Gemeinsame Sicherheit – Kollektive Sicherheit – Gemeinsamer Frieden*, Nomos, Baden-Baden, 1990/1991, pp. 49–89.

⁵⁴ Jim Hoagland, "Mitterrand in a Rough Patch, Plots His Course by the 12 Stars," in *IHT*, May 3, 1990, p. 1; "As the Germans Look to NATO, Soviets Urge End to Europe Alliances," *IHT*, April 3, 1990, p. 5; "Anchoring a Summit Image," *IHT*, June 4, 1990, pp. 1, 4.

⁵⁵ 柯爾在一九九〇年十月二日晚間透過電視聯播的講話。

陸、結 語

基本上，新德國配合西方強權的「共同領導」趨勢，仍難免會受到兩項變數的影響：1. 德國內部正逐漸醞釀出一股新的「中立主義」氣息。德國的一些意見團體不願因為歐洲統合而削弱經濟優勢，一般人將之稱為「馬克式的民族主義」(DM-Nationalist)。⑤⑤如果我們從未來歐市貨幣聯盟可能的運作來看，所謂「四個窮國」(指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愛爾蘭)想要壓抑通貨膨脹或彌補財政赤字，主要還是要靠德國的經援，而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極可能成為歐市新會員的瑞典及奧地利，亦同樣期盼分享德國的經濟資源，這些即將遭逢的問題都可能加劇新德國的孤立主義氣息。德國聯邦銀行新總裁史勒辛格(Helmut Schlesinger)就針對此堅持德國絕不能花太多錢在窮鄰居身上。⑤⑥換言之，歐市實現單一貨幣絕不能影響德東地區的經濟重建。德國人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心態，係波昂政府扮演「共同領導」角色的一大障礙。2. 就防範波昂外交取向「特殊道路」(special way/Sonderweg)之策略而言，西方強權傾向將德國完全整合在聯盟體系之中。問題在於，新德國的强大實力已經顯現，而單靠現有的歐洲組織架構，無法在德國與其盟邦之間建立平衡關係，如果德國再加強和俄羅斯的合作，歐洲國家將更趨於劣勢，甚至因為德國的民族主義復甦，使歐洲再陷於危機當中。美國輿論不斷呼籲白宮擴大和德國的政經合作層面，⑤⑦基本上亦是站在此一著眼點。美國駐德大使吉米特(Robert M. Kimmitt)在媒體一致譴責德國盲動外交之時，公開表示不同意輿論的立場，並轉而高度評價波昂「自以為是」的強勢外交作為，⑤⑧就是在配合華府態度上的及時轉變。換言之，除了德國這一個忠誠而又可信賴的盟邦之外，美國在歐洲還能勸服那一個實力強大而又能配合白宮政策，共同發揮集體行動成效的國家？一九九二年元月，布希總統策動召開戰後首見的聯合國安理會高峰會議，⑤⑩期間除了磋商第三世界核武擴散等問題外，另一項主要目的即為新德國與日本加入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行列鋪路，⑤⑪使新德國在享有權

⑤⑤ Roger de Weck, "Ein Wechsel auf Europas Zukunft," *Die Zeit*, No. 51/1991, p. 1.

⑤⑥ Thomas Hanke/Roger de Weck, "Eine Frage des Vertrauens: Zeit - Gespräch mit Bundespräsident Helmut Schlesinger über die Europäische Währungsunion," *Die Zeit*, No. 52/1991, p. 21.

⑤⑦ "America with Europe" *IHT*, January 13, 1992, p. 4.

⑤⑧ "German assertiveness is supported by U.S.," *IHT*, January 22, 1992, p. 2.

⑤⑨ 一九九二年元月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是由英國擔任，因此高峰會雖在美國策動之下召開，但實際出面發出邀請函的是梅傑首相。

⑤⑩ Mathias Nab, "Wenn die Welt sich neu ordnet" *o.p. cit.*, p. 1.

利之際，擴大善盡國際責任。

統一後的德國扮演「共同領導」的角色，應有助於穩定東歐的情勢。美、英等強權其實很清楚，波昂政府的獨斷作風除了受到內部輿論的壓力外，的確也有若干歐洲國家（如比利時、奧地利、或希臘等）在幕後支持，尤其是那些無法忍受大量東歐難民的中歐或南歐國家，他們表面上陷於「勢必跟進」（bound to follow）的壓力，^②但實際上這些國家對美、英強權過度謹慎的外交政策，却感到質疑。當東歐情勢發展變幻莫測之際，亦正是新德國運用西歐小國「跟進政策」的時機。從東歐變局後的歐市動態觀察，若干切身地緣利益而影響力有限的國家，似乎已經逐漸默認德國居於主導地位的趨勢。未來歐洲統一的布局中，祇要德國能與法國充分合作，同時強化及穩固歐市內部強權的「共同領導」基礎，不僅歐市的政經統一指日可待，未來德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甚至主導歐洲的政治發展，亦非難事。

*

*

*

註②

Andrew Fenton Cooper/Richard A. Higgott/Kim Richard Nossal, "Bound to Follow? Leadership and Followership in the Gulf Conflic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6, No. 3/1991, pp. 391~410.

歐洲新秩序下的德國角色變遷